

成就北方細白瓷的最後輝煌 解密霍州窯挖掘背後的故事

3月底，「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山西霍州陳村窯址成功入選「十大」！霍州窯，因《格古要論》記載而聞名，20世紀70年代調查發現，經中國國家文物局批准，2022—202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及霍州市文物部門聯合對陳村窯址開展了首次系統考古工作。霍州陳村窯址究竟是怎麼被「挖」出來的？這座千年古窯址的發掘有哪些重要的意義？山西霍州陳村窯址考古項目負責人劉岩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將霍州窯挖掘背後的故事娓娓道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奇霖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你是哪兒的，來俺村轉悠啥？」「你們是不是想撿瓷片？可不行啊，那是文物。」霍州窯窯址位於山西省臨汾市霍州白龍鎮陳村，這裏地處汾河西岸台地邊緣，村內地塊高低錯落，古代的燒瓷窯址就疊壓在村莊之下。2022年，考古工作隊前往陳村開展前期調查，剛進村，就遇到了村民的盤問。「老鄉們都知道地下有瓷片，總有一些外來人想去『撿漏』，看起來是被盤問，實際上反映出，當地村民對陳村窯址是有一定保護意識的。」劉岩說。

陳村窯窯址2006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考古隊進駐後，以最小地塊為單位，地毯式調查院落、地塊和廟宇等。劉岩介紹，這期間，考古隊一方面和村民溝通協調，一方面開展工作。兩年間，考古隊依據陳村歷史影像、現狀實測圖和村裏現今地表現狀，將所有調查區域分為地塊、房屋、廟宇三類，分別編號建檔，逐地塊調查登記。野外調查面積達40萬平方米。對具備條件的地塊開展解性的勘探，勘探面積2.6萬平方米。經過前期系統調查和勘探，選擇8個地點發掘，發掘面積共計600平方米。揭露出金元明時期窯爐9座，各時期的作坊、灰坑等多處窯業遺蹟，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窯具，取得了重要的收穫。

核心技術僅有小米粒大

霍州窯北宋後期開始燒造，金代達到成熟，並形成以細白瓷為主流產品、「擦澀圈」疊燒為主要裝燒技術和細凸線紋印花為裝飾特徵的產品面貌。元代霍州窯為全國唯一生產細白瓷的窯場，其產品和審美引領了社會風尚。「你看這隻白釉龍柄杯，釉面溫潤光潔，胎質堅薄細膩，造型極為規整、修坯精細，支燒痕極小。」在山西考古博物館，劉岩指著一隻霍州窯出土的元代細白瓷龍柄小杯向記者介紹。隔着玻璃，龍柄杯潔白發亮，劉岩說，只有拿在眼前，才能看到杯子內底有五個筆尖那麼大的小點，「小米粒般的支釘痕，是器體重量、產品美觀、產量保障、燃料經濟和支釘物理特性等五者之間巧妙平衡的產物，這是霍州窯獨有的核心支燒技術，是中國古代陶瓷器物內底接觸式支燒方法中，所留支燒痕跡最小的支燒方法，是北方地區北宋汝窯官式器物芝麻釘支燒技術傳統的延續和創新，這也是霍州窯的重大貢獻。」劉岩介紹，霍州窯生產全國最高質量的素面細白瓷產品，器物可見折腹盤、曲腹碗和高足杯等。印花裝飾由細凸線向淺浮雕轉變，常見魚紋、並蒂牡丹、蓮花等。產品流布範圍廣泛，在集寧路、燕家梁遺址、元大都、元中都、哈刺和林古城等地均有出土，表明霍州窯產品已經銷往高端市場，很有可能進入了宮廷消費。

冀將窯址建設為文化景觀

在歷史長河中，霍州窯在山西這片土地上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深度見證了中國古代瓷業發展的脈絡，更以其特殊的價值，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偉大進程的鮮活物證。

劉岩說，以前的霍州窯，只是出現在文獻中，說明它很重要，但是經過考古發掘後，不僅發現了其藝術價值，更難得的是其重要的歷史價值。「霍州窯的發展與當時社會背景密切相關。金代山西地區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元代社會全國一統，手工業異常活躍、交流頻繁；明代時山西更是分藩建邦、拱衛中央的重鎮前沿。霍州窯在金元明等各時期特點鮮明的製瓷成就，不僅對中國陶瓷發展史做出了重要貢獻，更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偉大進程的鮮活物質載體和生動詮釋。」

霍州窯的發現，為山西留下了一處豐富的物質文化遺產，未來它或許可以成為古代手工業遺產景觀，可以建設成為考古遺址公園，體現出山西古代製瓷業的生產歷史和面貌。「我們要做好霍州窯址的考古、規劃編制、陳村村舍基礎設施改造及霍州地方文化基地建設等頂層設計，讓霍州窯和威風鑼鼓一樣，聲震華夏。」霍州市委書記李青雁說。

逐步還原山西古陶瓷史

填補北方地區細白瓷發展史的缺環，為什麼是山西？不僅僅是霍州窯，山西的其他窯址又勾勒出怎樣的價值和成就？劉岩在2010年就開始着手「山西古代窯址區域考古調查與重點窯址發掘研究」這一課題。「山西蘊藏豐富的製瓷原料和優質燃料，水系發達，製瓷歷史悠久，是中國古代陶瓷生產的重要區域。每個歷史階段，山西陶瓷手工業都有自己獨特的成就和價值，其中不乏開創性貢獻。」宋元時期是陶瓷手工業大發展時期，山西地區窯業也步入發展高峰期，並形成鮮明的地域特色，劉岩介紹，從山西的南部到北部，窯場遍布全省各地，而聚焦歷史時期不同民族政權下創造出的陶瓷物質文化，闡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形成的恢宏進程，則是山西考古工作者的使命擔當。

近年來，山西陶瓷考古工作主要着力於區域視野下窯址系統調查、複查和對重點窯址開展深入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考古工作理念及方式從之前的野外調查、小規模了解性質的發掘向以流域、區域為單位、開展一定區域內綜合調查和重點窯址系統發掘轉變。山西古陶瓷從明珠蒙塵到嶄露輝煌，其歷史概貌與非凡成就也正得以徐徐展現。「山西古代窯址區域考古調查與重點窯址發掘研究」是對山西古代製瓷手工業遺產資源、窯址保存現狀，研究現狀及學術貢獻等多方面進行理性分析和科學研判之後，制定的陶瓷考古整體學術規劃構想。

2016至201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天津市呂梁山南麓遮馬峪、瓜峪沿線進行區域性系統調查，並對固鎮窯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獲得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19年，對呂梁山地區古窯址開展系統調查和複查，同年搶救性發掘了興縣西磁窯溝窯址，揭示出以「柿色彩」裝飾為代表的獨具地方特色的瓷業面貌和呂梁山區季節性生產的小型區域性窯業經濟形態。2022至2023年霍州窯的考古工作是踐行該學術規劃的第三個窯址。



◀明代白地
褐花高足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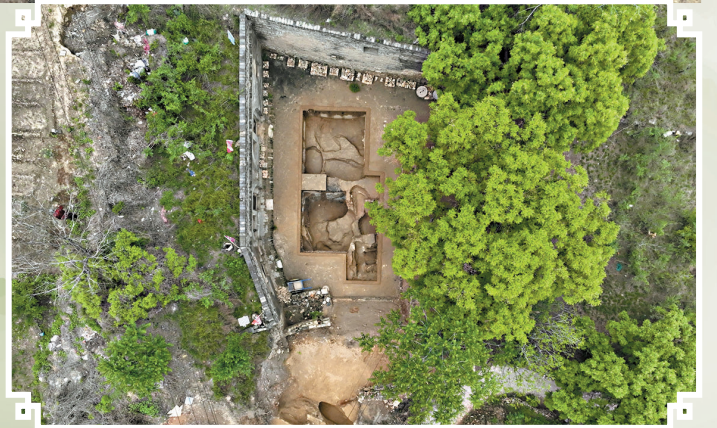


◀06-D7地塊發掘區傾斜航拍全景（東向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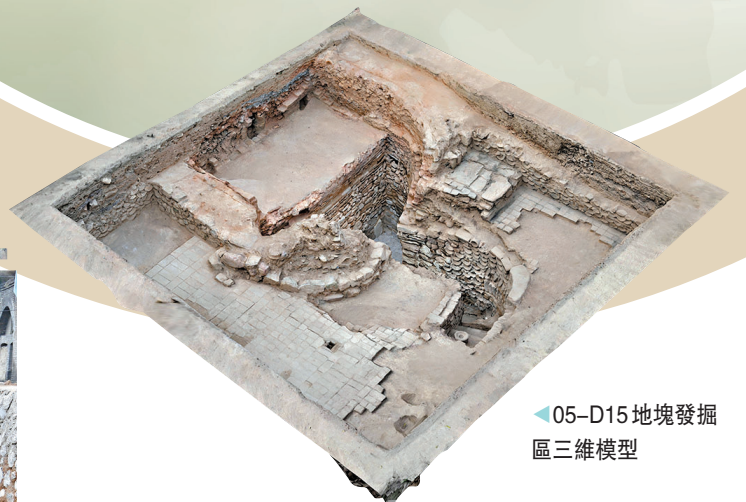


▲出土的元
代細白瓷高
足杯

▶04-F66和D20地塊發
掘區 航拍照片（上為北）



▶金代細白瓷澀
圈印花盤（水波
人物紋）



◀05-D15地塊發掘
區三維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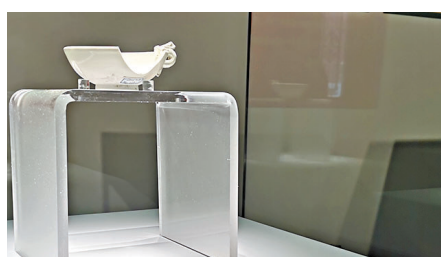
◆技師發掘工作照



◆瓷片拼對工作照



◆項目負責人劉岩在工作中。



◆在山西考古博物館展出的白釉龍柄杯（霍州陳村窯址出土）。



◆在山西考古博物館展出的麒麟紋盤（霍州陳村窯址出土）。

評委：實物印證霍州窯歷史地位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評選競爭非常激烈，評委陳星燦說，入選終評名單的22個項目都有值得入選十大的水平。霍州陳村窯址憑什麼入選？評委霍巍這樣說：「霍州窯最開始因明初曹昭撰寫的《格古要論·古窯器論》記載而聞名，但具體情況世人並不清楚，所以本次發掘是對霍州窯進行的第一次的系統考古工作，意義非凡。此外，該窯址發掘工作充滿困難，最大的亮點就是遺址中『古今重疊』的考古發掘方法，有借鑒作用。該遺址極大地豐富了北方地區瓷業面貌的多樣性和技術傳統的複雜性，以實物印證了霍州窯在中國古代陶瓷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元代霍州窯生產的細白瓷，填補了細白瓷發展史的缺環，是對中國陶瓷發展史的重大貢獻。」

霍州陳村窯址還明確了窯址保存狀況、分布範圍和分布演變規律。第一次從考古學上釐清了宋、金、元、明和清時期的產品面貌和技術特點，建立起了霍州窯業歷史分期標尺，展現出霍州窯全新的窯業面貌。建築考古理念下，系統、完整揭示全新的明代窯業生產布局，豐富了北方地區陶瓷手工業生產經濟形態。明代窯業遺存系統地發掘必將推動南北方窯業對比研究走向深入。其明清時期的遺存也呈現出南方地區窯場的互動交流，表明了其開放性。霍州窯階段性的演變軌跡還是汾河流域宋元時期窯業發展史的一個縮影，充分說明，處於北方陶瓷手工業主要生產區域——冀、豫、陝等之間的山西地區，憑借其連接東西、貫通南北的區位優勢，彰顯出在中國古代陶瓷發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挖水窖挖出瓷片 陳村老鄭無私捐獻

特寫

老宅裝修，竟然挖出了瓷片，是揣懷裏還是上交國家？陳村村民鄭紅虎沒有猶豫。

2022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霍州陳村開展考古發掘工作，村民鄭紅虎協助考古隊做一些體力工作，老鄭是熱心村民中的一員，隨着時間的推移，漸漸對考古隊的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考古隊和來陳村撿瓷片的人不一樣，他們是代表國家來挖掘霍州窯歷史的。」

同年夏天，老鄭修窯洞、豐院牆、蓋房子，想在院子裏打口水窖，結果沒挖多

深，就露出來一堆白花的東西。老鄭一看，是白瓷片！他定了定神，想到自己之前在考古隊工作的經歷，敏銳地意識到不一般，自家院子下邊可能「有東西」。他當機立斷，馬上停止施工，拎着一堆瓷片急匆匆地向考古隊的住地跑去……後來的事情證明，老鄭的判斷是對的。達成共識後，考古發掘工作就在老鄭家院子裏有條不紊地展開了。

經過考古隊員的精心發掘，老鄭家被編號為F20的地塊，陸續揭露出來明代的房址、元代的窯爐和金代的作坊等重要的製

瓷遺蹟，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白釉瓷片，成為了霍州窯2022年考古發掘重要的收穫。

挖水窖挖出了古窯，一段佳話開始在當地流傳。碗觀的老鄭不擅言辭，卻做出了讓人欽佩的舉動。

他祖輩世代都生活在陳村，從小就對窯址的故事耳濡目染。地下的文物都是國家的，他將從自家院子裏挖出來的瓷片寶貝全部交給博物館，希望生活在陳村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知道這片土地的榮光輝煌，保護好陳村窯址，愛護好祖先留下的文化遺產，讓陳村窯的故事一直流傳下去。